

南行之南

飞机跨越赤道，向南航行，我开始第一次到南半球旅行。在三万五千英尺的高空中，赤道游走在云端下，我从北半球的热带航向南半球的夏天。

远游的心情是愉悦的。难得有一段时间可以抽身出来，离开闷热的岛国。我要开始习惯南行，我告诉自己。这一段旅程可以试着探寻这一片与之不同的奥秘。

我想起北方的朋友们，你们的家乡此时正在下着雪，我虽然也属于北半球，却只能与阳光为伴。听说南极有雪，雪的后面是另一个世界，但我没有那个能耐走到那里去。我想，我只能一步一步走。

西澳的天空蔚蓝得可以，那是一种深深的蓝色，纯纯的蓝色，记忆中我只曾在希腊的爱琴海看过这样的蓝色，然而两者却又是无法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比较的。爱琴海的蓝是一种天连水的蓝，这里的蓝色只属于天空。爽朗的气候加上夏天的阳光，这里不停地从印度洋吹来它徐徐的海风，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夏天。

我喜欢开在柏斯的花和树。这里有一种紫色的花，开在绿色的叶丛中，我曾经问了在当地居住的阿姨她的名字，她告诉了我一个英文名称，当时的我找不到笔写下来，过后索性忘了。这种花四处可见，非常亮眼，让人从远处就能看见它。还有国王公园高大的树，树身好高好高，又好直挺，且树皮都几乎不约而同地脱落。许多树叶都落了，只剩下一身的枝丫，听说今年这里的夏天异常地冷。阿姨开玩笑说是我们从岛国带来了季候雨，使得今年的夏天与往年不同。带来了雨的我们，要带回去更多的东西，包括这里对于紫色的花和国王公园的树的怀念。

南部的空气真的很清新，我像是缺氧般大口大口地呼吸，乘机大肆地咀嚼一番。我看见许多游客躺卧在青青的草地上，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美和自由。居高临下看到的是天鹅河，当中架着巍峨的汽车大桥，将南北柏斯连接了起来。这里的高楼并不高，只有一两栋勉强算是耸入天际的，因此天空更是无阻碍的蓝。

乘着车子到离柏斯半个小时车程之遥的弗雷曼特(Fremantle)，这是天鹅河的入口，是柏斯的守护港口。人们边悠闲地坐在海边看着海鸥在印度洋上盘旋，边享受着这里著名的炸鱼片和薯条。这是一种弗雷曼特风情，这种风情早在我参观当地的酿酒餐厅，看着一些男士挺着啤酒肚，懒洋洋地坐着享用当地的美食时便感觉得到了。这里虽然离开柏斯不远，却又比柏斯更悠闲，至少这里绝不会看到有人穿着西装搭公车，这里有的只有各种各样的帽子、遮阳镜和百慕达短裤。

后来，我们决定继续向南部进发，去探索更南方的传奇。从珀斯出发，开车往超过三百公里外的奥古斯都(Augusta)驶去，沿途还走走停停地进餐、添油、闲逛。这里的风光无限，最平常不过的莫过于为数不少的农场，数不尽的牛只、羊只、马群，以及巧克力工厂、乳酪工厂、咖啡园、葡萄园等。这里的葡萄园是供酿酒之用的。澳洲是出产葡萄酒的大国，一路上，我们时而停下来品尝巧克力、乳酪、咖啡、葡萄酒等，同时参观它长长的海岸线。

一路向南，所幸先前的雨在这时候完全给打住了，一路上在不甚完整的地图的引导下，我们一路南下。穿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小镇，我们抵达了最南部的利温角灯塔(Cape Leeuwin Lighthouse)。在抵达灯塔之前，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正走向世界的尽头。这是澳洲最西南部的一角，而我们正驶向的，是两大洋的交会点——南部的南极洋和西部的印度洋。从奥古斯都这个小镇南下开始，一路都是海岸线。海的另一端是一望无际的一片。我想起上个世纪有一次我在日本隶属鹿儿岛的德之岛的经历，同样是漫天的巨风涛浪不断地狂袭，不同的是这次是从远处的南极洲吹过来的海风，从车子走出去的一刹那，身子仿佛即刻被一阵冰风包围住。

缓缓地登上了灯塔的顶端，风势更强了。驻足在灯塔顶端的瞭望走道上，却也顾不得聆听解说员的解说了，只希望能尽快回去灯塔内抵挡风的侵袭。深怕一个不小心，自己的身子就这样被风卷入印度洋或南极洋中。灯塔的前方除了海水之外没有别的，辗转到了后方去躲风，眼前尽是连绵的山脉。我此时身处的，不仅是两大洋的交会点，同时也是蓝与绿的交会点。

南部的回忆，是一种很特别的回忆。这里的景色是多么地鲜明，我听说澳洲专门盛产在其他大陆上所没有的动植物，过去我曾怀疑，现在我相信了。至少这样的夏天你绝对不会在其他地方碰到。

写于 2006 年 1 月

原载《联合早报·文艺城》2006 年 2 月 7 日